

般若之舟—看破放下是成佛的必由之路（二） 劉素雲老師主講  
（第七集） 2012/6/20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  
檔名：56-125-0007

大家請坐。咱們現在接著剛才第一節課的內容往下說。這個放下，我現在就具體說一說我是怎麼做的，我有哪些還放不下，還沒有放乾淨。剛才我說，我最難放的是親情，其他那些個東西對我來說好像不是一個難題。為什麼我把親情放在第一位？比如說，我放不下我老伴，為什麼？一是擔心我老伴去不了極樂世界，二是我老伴他是一個非正常人。因為他是二十四、五歲左右他就得了精神病，家裡只有爸爸媽媽。我為什麼能夠嫁我老伴？就是精神病這個因緣把我倆牽到一起了，所以就是這麼一個緣分。我就想，我老伴，我不能我上西方極樂世界把我老伴丟下，我確實是這樣想的。有這麼幾句話就說，「惟家所累難出門，惟情所困難脫身，老伴本非正常人，離他而去心不忍」。所以我說，我這次從哈爾濱能夠出來，費了老大勁，好在是我老伴特別支持我這次出來，如果不是，我老伴要是橫一橫，那我就來不了。

因為我老伴的情況和其他人的狀況確實是不一樣，他是實實在在的就是一個精神病患者，能好在這種程度，完全是三寶加持。就是好到他這種程度的，人家誰都認為是創造了奇蹟。因為當時他病到就是爸爸媽媽不認識，親朋好友就更不認識，我家的那個窗戶全都得用牛皮紙糊上。因為我們當時住的是房，那個窗戶外面就來回走人都能看得到，這都不行。我家照人的那個鏡子也都得用牛皮紙糊上，因為他面對鏡子，那他就瞅見鏡子裡的他自己了，那個時候他自己也是美利堅合眾國派來的特務。所以我家是封閉式的，就是窗戶什麼的都得糊著，黑乎乎的，不見人。

我那天說了一句，我們結婚的當天，他把我們主持婚禮那人塞桌子底下不讓出來，說美利堅合眾國派來特務干擾婚禮。好在那天他認識我，我說你認不認識我？他說我認識妳，妳是我的新娘。我說既然你認識我是你的新娘，我說你得把他放出來，沒他給咱倆主持婚禮，那不合法。他說，他不是特務嗎？我說他不是特務，不是你家親戚嗎？我說他不管你叫大叔嗎？就這樣的，把主持婚禮的人從桌子底下才放出來，那是我們結婚的當天。那個時候他一週七天能認識我一次、二次就不錯了，其他時間我也是特務，我沒說我也得受審，哪國派來的？執行什麼任務？妳的諜報機藏在什麼地方了？就這樣。冬天往外跑的時候，我跟著他，得是我跟著他跑，不是我領他往哪走，他跑到哪，我得跟到哪。那個時候年輕，要攔現在我也攔不上。

那冬天東北那個雪下得特別厚，那道邊就風一吹，它一凌子一凌子的那個雪就是特別有硬殼。他就給妳那個雪挖個硬殼殼，給妳挖個雪洞洞，就非得讓我進那個雪洞裡去，為什麼？他說特務來了，要抓妳，我得給妳藏起來，保護起來。那妳進也得進，不進也得進，我就得鑽到那雪窩窩裡，拿雪就給我埋上。啥時候他認為特務走了才能掘出來，掘一掘那個雪，出來吧，安全了。就那樣，所以這麼多年，我們結婚四十六年了，就是這麼過來的。到現在他好到這種程度，我特別感恩，真是佛菩薩加持了，否則換一個人，好不了這麼程度。現在基本上他能自理，他就是思惟還是非正常人的思惟，什麼事都超前，他想那個東西挺奇怪的。

你比如說，也挺奇怪，他不會寫毛筆字，沒學過。他做了一個夢，一九九四年，做了一個夢，第二天就會寫毛筆字了，到現在為止，清一色的狂草，別的體還不寫。我那天不是說嗎？給定弘法師寫了個條幅，好像那個條幅大概上聯是「弘法利生」，下聯是「佛

門法器」，那是上一次在廣州見到定弘法師的時候，我老伴給寫的。他做了一個夢，第二天早上他說，老伴，有人告訴我要寫這幾個字。我說那你寫。那時候我家也沒有毛筆什麼的，他就用鋼筆在紙上寫了這麼長一小串，連著的，我一個不認識。我說你這是啥字？這是幾個字？他給我說，「要有自己的風格」，七個字，這一串是七個字，要有自己的風格。我就想這個字對不對？這是這樣的字嗎？正好我上班，我們省政府後大門那新開了一個，就像小書店似的。我下班攔那一路過，我就進去看看，有這麼厚的三本《辭海》，大辭典，就寫毛筆字那大辭典，我乾脆，我不知道哪本有用、哪本沒用，乾脆我三本我都買回來，那三本字典我花了四百多塊錢，我就拿回去了。拿回去目的是什麼？我就要查查你這七個字在這字海裡有沒有，你得有依據，結果我倆就一個查、一個查，七個字一個不錯，真都是狂草。

從一九九四年到現在，一發不可收，我家那個條幅多著，裱的、沒裱的，漢水路我家那個滿牆都是掛的。這還不算，有時候人家掛條幅還覺得不夠勁，人把條幅拿下來，我家那雪白的牆，滿牆寫，就是我家那牆上都是字、都是畫。你看我兒子要結婚，我的好朋友說，劉姐，妳是不是應該收拾收拾房子？我說這房子還用收拾嗎？我不知道兒子結婚我得把房子收拾收拾，你說我簡單到什麼程度？最起碼妳這個廳，妳是不是得重新糊點壁紙？我說那就按照你們說的糊吧。就把我們家那個廳，也就七、八米那麼大個廳，就重新買的壁紙就糊上了，這等著這兒子結婚。結果那天我下班，我老伴就說，請您向右看。我心想這右邊是啥呀，進了門我就向右看，剛糊的壁紙給你畫一幅畫上去。那你說那個毛筆畫在壁紙上了，你摳也摳不下來。我說老伴，兒子要結婚，你說你咋就先把它畫上了？他說，我來開電視，手裡拿著毛筆，一開電視沒小心，這個毛筆尖

就戳到那個牆上了，就弄了一個黑點點。我一想，這我老伴回來一看，不得生氣嗎？一看新糊的牆叫我給戳一個黑點點，我尋思那怎麼辦？乾脆我畫幅畫我把那點蓋上。

你說手指甲那麼大個黑點，人家畫那麼大一幅畫，蓋沒蓋上那點？蓋上了，但是這個大點更大了。畫了一個什麼畫？那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幅畫，而且是直接畫在牆上的，那是沒個修改。畫了一個就是岩石，有棱有角的岩石，岩石的最頂尖站著一個，咱們就說叫老鷹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鳥，這麼回頭，這樣似的。那個毛活靈活現的，那個眼睛可有神了。是竹子也不知是蘆葦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長得都，我說你這都啥？他說這個是竹子，這個是蘆葦。還有一頭牛，那牛跑得那個尾巴都飛起來了，牛的背上坐著一個小孩。我說這個是表示什麼？他說牧童牧牛的。就是這樣，說實在的，挺像，真是挺像的，就好像活生生似的，你說怪不怪？就是一個夢，就會寫字了，一直到現在。

走到哪，你看有的同修，比如說我出門的時候，上大連帶著他，上青島帶著他，上吉林帶著他，走到哪這些佛友都不忘給我老伴準備筆墨紙硯。事先都給準備好，大桌子給擺上，先把老爺子哄高興，把老爺子哄高興的目的是讓我負擔輕一點，要不我老得哄著他。你看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我得哄到什麼程度？上青島，我們女居士住在山下，有幾個屋安排的。我老伴他們男眾就安排到山上，有房子，這挺正常。結果住了兩天晚上，我老伴夾著大包小裹的，都晚上都要睡覺了，下山了，到我那，因為我一個屋，就我一個床。我說老伴，你幹啥？你怎麼下山了？我不在山上住了。我說那你住在哪？山上怎麼的了？山上有鬼，我得上妳這來住。那就上我這來住。你說我那一張床，沒法住，這就現搬的床，又搬到我那屋。我說乾脆，因為是裡外屋，她們說老師妳在裡屋，給老爺子安排在外

屋。我說免，乾脆妳也給他安排在裡屋，要不半夜他又有鬼了，我咋搬他？所以這樣就直接把那床安排在裡屋。我靠窗戶，他靠門，就這麼安排了。住了兩天，夾包又上山了，為啥？告訴我山上沒鬼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所以他那個思惟你都跟不上趟，你要是把他惹怒了，不高興了，你啥活也別想幹。所以我說我現在跟我老伴，我就得哄著他，他基本上，他說怎麼的就怎麼的。

現在就在我家小區院裡他都找不著家，都找不到我們家住哪個樓。有一天人家溜達就溜達沒了，這我就找，怎麼回事？正好我兒子來，我說兒子，你爸出去了，這麼半天也沒回來。好在我外甥女在那之前給他一個手機，還沒弄明白，反正他揣著。我兒子說打打手機看看。一打手機他真接著了，我兒子說，爸，你在哪？他說我在車上。說你上哪去？我上你姐那去。我兒子說，那你坐的多少路車？他說我坐的三三三，實際坐三三三是上平房，我姑娘是在漢水路，我原來住那個地方，那不是坐這個車。我兒子說，爸，你坐三三三你不往平房去了嗎？說你錯了，到站你趕快下車，然後到對面，坐三三三再往回返，你坐到什麼什麼地方，我去接你。說好了，我兒子說，我爸在車上還問人，你到哪哪哪有站嗎？那司機說有。這個定了吧，我兒子趕快上那個地方去等他爸去了，去了，兩小時沒等著。

沒等著，我就問我兒子，我說有沒有信，我兒子說沒信，我說那再打個電話。一打電話，我老伴說，我在車上。這兩小時還沒下車，我說你在哪個車上？我在出租車上。我說你在哪上的出租車？我在哈爾濱軸承廠。我說在那個丹彤給你約的地方你為啥沒下車？他說我不知道那有車站。你看剛讓他問完，人說有站，到那個地方他不知道，沒下車，到軸承廠下車了，不知道這是哪。好在他還知道我打個出租，打個出租跟人家司機說我在什麼地方住，人家司機

就給他拉來，拉到我們小區院裡，說哪個樓？知道了，找不著。找不著，這怎麼辦？好在我兒子在這，這有電話還方便一點，我說再打電話。一打電話，我說老伴，你在哪？我在咱們的小區院裡。我說那你咋不回來？我不知道咱家住哪樓。這怎麼辦？你說那個地方我也不是太熟，我說我也不知道，沒法跟他約，我說你把話機給司機師傅，給司機師傅，我跟司機師傅說。我說師傅，你給他拉到哪個哪個大門，我說我就知道那一個門，你拉到那個門口，在門口等著我，我到那去接我老伴，我要不到，你別讓他下車。我尋思他一下車又走了，我又找不著他了。

結果我就去門口找，門口確實停著一個出租車，也怪，我轉圈看也沒看著老伴在那裡，我只看見那司機師傅了。後來我兒子過來了，我說兒子，應該是在這門口，怎麼沒有了？我兒子說，那再打電話。實際這個時候我倆就站在這出租車的旁邊了。我兒子打電話，人家攔車裡接了，喂，這樣似的。我一看，他攔出租車裡坐著，司機旁邊那座位。我說老伴，我找你這一圈，攔這轉了好幾圈，你看見我，你咋不下車？他說我沒看見妳。你看他沒看見我，我沒看見他，人家老老實實攔車裡坐著，就這麼的才把他接回去的。

所以現在他身邊不能離人，時時刻刻你得跟著他。就包括他現在有時候領優祕出去，我都得跟著。有的時候為了保密，怕同修們把我認出來，再知道我家住哪，圍著我。我跟他出去，我跟他保持一定距離，他牽著劉優祕攔前邊走，我攔後面，我都輕易的不敢喊劉優祕。因為咱們很多佛友找不著我，但是認識我家劉優祕。所以就這樣，這都得做好保密工作。因此說我老伴我確實心裡對他有些牽掛。但現在我為什麼放下了？因為我老伴說了，西方極樂世界有他的位置，他肯定去極樂世界，他不讓我為他操心。所以我老伴這個問題我基本就放下了。

現在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，我出來，誰來照顧他？這兒女照顧不了，不是兒女不孝順。我上次來香港，我來的第三天，那次也講課，我姑娘就把電話打進來了，那也是小刁、大雲跟著我，就問我媽啥時候回來？你看我到的第三天，好像才講一堂課，大雲和小刁怕我分心，沒把來電話的事告訴我。後來都完了，我們回去了，她倆才告訴我，翀翀來過電話，老爺子鬧起來了，就這樣跑了，找不著。有一天早晨跟我翀子家，姑娘家，三、四點鐘就跑出來了，後來沒辦法，我給大雲打電話，我說大雲，老爺子跑了，妳趕快開車出去找。這就漫無目的的大雲就開車滿街去找這老爺子，好歹把他找出來。

所以就這個親情我覺得我現在放了，還沒有完全放徹底。你說我一點不惦惦他，不是這樣。如果他要是一個正常人，我完全咱們雇個人，在家裡照顧他，我就可以出來了。但是現在不行，我們幾個也研究，跟他商量，說老爺子，如果，大雲說，我劉姨要是有事要出去，給你雇個人行不行？人家有條件，雇女的行，雇男的不行。所以這個條件對我們來說，我們就得尋思尋思，不行，不能這麼給他安排，所以現在難就難在這。所以這次本來我應該是和幾位同修一起到甘肅那邊去看看，所以這次我就不能去，為啥？時間拉長了，我下把再出我肯定我出不來了，那我後院就著火了。我現在先第一步，我先到香港來半個月，這個事我先辦完，下次事來了再說下次事，阿彌陀佛會保佑的，是不是？我該上哪我就上哪，就這麼的。這是第一個，放不下老伴。

第二個，兒女不好放。在座的老菩薩們也很多，說放容易，真放難。你看我家四個孩子，姑娘、姑爺、兒子、兒媳婦，這四個孩子，四個孩子三沒工作，就我兒媳婦有工作。你說老媽在省政府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姑娘、兒子一個沒安排著工作，沒尋思這事。所以

你說現在兒女們多少對老太太有點意見，人就是不說，心裡肯定有點疙疙瘩瘩的。人說這老太太對我們也不負責任，人家在省政府當個小科長，那家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這老太太白當官了。外面有的人，周圍的人再一給說，你媽那陣怎麼回事？就這樣式的。所以這很正常。我原來放不下這兒女，我就想如果以後，他們生活怎麼辦？怎麼得有個著落。後來我想明白了，各人有各人的因緣，一個餓不死，一個凍不死。所以我跟我兒子說，我說兒子，媽幾年前就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了，我說現在我又提升境界了，我把你們個個都交給阿彌陀佛了。我說阿彌陀佛、韋馱菩薩會做好這項工作的，媽不能保證你們什麼大富大貴，媽能保證你們不凍死、不餓死，再能引你們入佛門，我說這個就是我要做的。

我兒子說交就交吧，交了也對。我兒子同意了，我把他交給阿彌陀佛，他同意了。我兒子特別厚道，可純樸了，長得也有點像我，性格也有點像我。從來不說老媽這麼的，老媽那麼的，在我兒子口業肯定造得少，他不愛說話。十天半月的，有一次我跟我兒子嘮嗑，就一個話題，我說了兩小時，我兒子一句話沒說。我說兒子，媽都說兩小時了，你咋一聲沒吱？我聽著。我兩小時就換了這一句話，就這幾個字，我聽著。所以這樣也好，現在也讀佛經，好在我姑娘、兒子、兒媳婦、姑爺全都信佛。雖然有的可能法門選擇的不一樣，但是都入佛門了，這不是一件好事嗎？所以現在我就想，他們幾個誰也餓不死，也凍不死。

再一個，孫女。你看當長輩的可能都知道，隔輩人的那種疼、那種愛，疼孫女比疼姑娘、兒子更甚，這我非常非常理解，我們都到了這個年齡段，都犯這個毛病。過去要十天、半月的看不見這孫女，真是想得抓心撓肝的。現在我一年我告訴你們我能看孫女幾次？一次，我一年能看見我孫女一次。因為今年是初中四年級，最關



鍵時刻，那就是拼命得學習、學習。我是年三十那天中午，兒子、兒媳婦帶著我孫女回來過年，然後初一的早晨背著書包回去學習去了。所以在我那就住一宿，我一年我就能看見我孫女一面，而且我孫女到我那就說，奶奶，我沒功夫和妳說話，我得寫作業，這就開始悶頭寫作業，就是這樣匆匆忙忙的。

所以我說孩子們現在太累了。我還有一個專題關於講教育，這個可能在這，原來是想在這面講，後來我想在這面還是講這幾個專題，然後我到大埔那邊把那幾個專題也講了，這教育也是個問題。所以放不下孫女。我家這個條件就是老百姓的家庭，六歲我孫女上學就開始媽媽帶她擠公共車。你要知道，北方同修知道，那冬天擠公共車太難了，那真是擠，像裝豆包，像沙丁魚罐頭似的，那小不點六歲擠在中間，大人那麼高，給她擠得吱哇亂叫。從小學開始一直到現在，就是頭一、二年能夠緩解一點了，就是這樣。所以你說奶奶疼不疼孫女？疼孫女。所以我現在我就想，這對孫女也是一種鍛鍊、也是一種磨鍊。

所以我家，原來老師有一次開家長會，就問我兒媳婦，說妳家孩子怎麼教育的？就說在班級裡像這樣的孩子少見，特別大方、大度，不小氣，她有什麼好東西，哪個同學需要都可以給。全班同學她是人緣最好的，老師非常喜歡她。所以就問我兒媳婦，妳家孩子怎麼教育的？我兒媳婦回家問我，媽，咱家孩子怎麼教育的？你看老師問她，她問我，我說妳是她的媽，丹彤是她的爸，妳們的孩子怎麼教育妳問我？我兒媳婦說，人家都說妳姑娘性格也像她奶奶，言談舉止也像她奶奶。所以她就認為都是她奶奶教育的，實際還是在爸爸媽媽跟前時間長。最後怎麼辦？非得讓我兒媳婦在家長會上介紹妳家孩子是怎麼教育的，這我兒媳婦就沒說，沒說老師又給任務，寫成文字材料。這後來我兒媳婦就把我熊上了，說媽妳寫，孩

子怎麼教育的，但是囑咐我，妳在那上面別寫妳教妳孫女念阿彌陀佛。我說那我要寫好像還離不開這個吧？因為那孫女從小她就念阿彌陀佛。我兒媳婦說，考慮影響，在那個場合不宜說這個內容。我說那就說點別的，後來我真的給她寫個書面材料，我家孩子是怎麼教育的，如實的說，就是沒說念阿彌陀佛。我兒媳婦拿去這交了卷了。就是這樣，到現在，應該說也可能是奶奶這一片誠心，感召的孫女很優秀。

現在在，你說上重點學校，人家都走後門，我家沒門子，她就進了重點校，還不是我們學區。就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因為她那個學校的教導主任是我兒子、兒媳婦原來的班主任老師，我不知道。我兒子、兒媳婦後來就說，媽，我們老師是那個學校的教導主任，妳跟她說說，意思就讓他媽去走後門，給咱孩子送這個學校。我說這事不歸你媽管，你媽不辦。我就給拒絕了。結果這倆孩子，我說那你們的老師你們自己去找，他說我們也不好意思找老師。我說你找老師等於給老師添亂，教導主任在那個時候可能都沒有權，這個事一般都是校長安排。就這麼說了以後，結果我兒媳婦的嬸是市物價局的，大概這個是個權威部門，物價局的。然後正好就上這個學校檢查工作，檢查工作它不可能百分之百都合格，肯定有不合格的地方。我兒媳婦這個嬸就跟這個校長一交涉，我也不知道她怎麼說的，我孫女就這麼的就進了這學校。你說是不是後門？那後門不是我的門。就這麼進去了，花了二萬三千塊錢，兩萬塊錢交給學校，三千塊錢交給辦事人，我聽我兒媳婦、兒子後來告訴我的，就是這樣就進去了。

進去了以後分班，那個十幾個班，班主任還有水平高一點，有低一點的。第一步進學校，第二步進班，完了又嘀咕了，那咱們是不是得找個好班？我說隨便，抓鬮，抓哪班就是哪班。這我兒子、

兒媳婦還挺聽話，也沒找，也沒問，那就抓鬮。結果我孫女就抓那個老師，省勞模，最好的班主任老師，就把她那班抓去了。你看進了重點校，又進了大家認為那麼好的班，所以人家都問你們家究竟有什麼門子，怎麼能這麼順當？都進學校開始上學了，就是我兒子、兒媳婦這個班主任發現這倆孩子送孩子上學，才說你們怎麼上這兒來了？完了他倆告訴老師，我孩子上學了，在這。說怎麼進來的？因為她知道我家不是那個學區的。這兩孩子就說怎麼進來的。那個他老師就問，一共花了多少錢？兒子說，花了二萬三。說你們家門子太橫了，二萬三能進這個學校？後來我就問我兒子、兒媳婦，問問你們老師，多少錢能進這個學校？說最低價三萬五，說你這怎麼二萬三就進來了？那我不知道人家花多少錢進，我家確實花了二萬三，這可是佔便宜了，但是不是我們定的價，就是這樣，我孫女就進去了。

到中學，你比如說她是小學畢業十六個班，十六個班有兩個重點校，重點中學，一個是六十九中，一個是蕭紅中學，這兩個學校對半分，八個班上蕭紅，八個班上六十九。我又開始聽我兒媳婦回來嘀咕了，叨咕了，媽，怎麼想辦法讓咱們孩子上六十九，人都不願意上蕭紅。我說蕭紅好，誰都不去，咱們就去。她說是整班分，就是你一班上蕭紅，全上蕭紅。我說那就還等抓鬮。這樣就抓抓，這八個上蕭紅的，抓滿了，那七個抓到六十九了，最後就剩一個班的口袋，就最後剩那個就是我孫女她那個班。那這個八個滿了，那個抓了七個，不就剩一個名額嗎？那她自然就是六十九了，所以她自然她就分到六十九中去了。你說是咱們安排，咱們家確實沒做一點工作，沒給孩子調班，她就是這樣下去。按照智力水平，我孫女應該是中等生，就是根據她爺爺奶奶，傻呵呵的，挺笨的，爸爸媽媽也不是那麼很聰明的，就根據這兩代，這個孩子她應該是個中等

生。不知道怎麼弄的，她弄弄，她就弄成優等生了，就現在在重點校、重點班是優等生。就是長得像豆芽菜似的，個比我高，今年十四歲，個比我高，瞅後面，大人；看前面，孩子，就是這樣。卡個小眼鏡，人家一家三口，兒子、兒媳婦，我這孫女，我說你們三口全都待在眼鏡後面。

所以說有些事就我自身的感受，就是你放不下這些個東西，現在你看老伴，我應該是在放，還沒有完全放徹底；兒子、兒媳婦、姑娘、姑爺這面我基本放下了，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因緣；孫女這個我現在一年見著一次，我也習慣了。過去這麼長時間，那一個月我都熬不到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現在這孩子學習這麼緊張，我也不打擾，我念我的經，我看我的碟，所以孫女我也放下了。所以總的來看，對我來說我覺得親情挺難放的，可能這個對我們在座各位來說都有同感，尤其是年齡比較大的。

放下親情，有時候我想不明白的時候，又提溜起來的時候，我就想我有好榜樣，就是我第一個送往生的張榮珍，親情放得絕對乾淨利索。她家三口人，她、她丈夫、她兒子，丈夫和兒子都懂點中醫，兒子就是學中醫的，丈夫是自悟的。就這樣的，就是到最後往生的時候，我和宋居士，小宋我倆在她身邊，她不讓她丈夫和她兒子靠前，不讓進她那屋，就小宋我倆在那屋。她丈夫和兒子一探頭，她一撩眼睛看著了，就這手勢，出去，就這個手勢。你說一般的平常，是不是都是到最後了，知道自己病重了，要走了，捨不得放下這親人，恨不得時時刻刻你都在我身邊？因為什麼？我老爺子，就是我公公往生去世之前，他有一個要求，就是他在醫院那個床比較高，他在那床上平躺著，他要求我和他兒子都要在他床前站著。我當時不知什麼意思，不讓我們坐下，我們就站著。後來知道了，我們要坐下，他看不清我們，我們站著，他能老瞅著，就這個兒子

、兒媳婦他就放不下，那就瞅不夠的瞅。所以我就想，張榮珍她最後不讓她兒子和丈夫進她那屋，那確實是放下親情，那不愧是大菩薩，張榮珍就是大菩薩，文殊菩薩再來。我說了可能又會招到一些非議，非議就非議，我既然來了，大家來了就是有緣。我就是來給大家，讓大家堅定信念，一定要放下這個親情，這是大菩薩給我們表法。這是一個。

第二個，就是刁居士家老齊，我跟他的緣分七天，從第一次看見他到老齊往生，一共七天時間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那天我不說嗎？我說我們刁居士那時候不服氣老齊，她說她是學佛的，老齊不是學佛的。人老齊說她玩花架子，老齊那時候就告訴她，說西方極樂世界有我的位置，妳盡搞花架子。人家老齊就這麼說她的，她不服氣，她還說，你也不念佛，也不磕頭，你還西方極樂世界有你位置？結果事實證明了，人老齊往生了，去極樂世界了。老齊走之前，他就這麼一個兒子，在部隊，空軍，在老齊往生的頭一天晚上，回來了，有同修就過來問，說兒子回來了，見不見，嘮兩句？老齊一句話，沒必要。就最後，第二天就往生了，兒子從部隊回來，沒見面。一般人能做到嗎？也不讓小刁過來，就大雲我們在老齊跟前，時時提醒他念佛，他走之前見佛了。這我是知道的，但是我不能說，說了人家沒看著的，說妳咋神乎乎的說見佛了？到現在你不信問小刁和大雲，我到現在我都沒跟她們說過老齊見佛，保密。不是我有意意思保密，是說了，她又沒看著，她不障礙他嗎？這是老齊放下親情。

第三個，你說小羅四十六歲往生，你看丈夫、女兒、妹妹這原來都是她的牽掛。後來我見著她以後，我去看她，我就是讓她放下，就是讓她一心念佛求往生。我說小羅，現在佛菩薩都在妳的跟前，只是妳看不見，只要妳那個念，一念放下，佛菩薩立刻接妳回家

。她就放下了，放下了。因為那個她走的頭一天，她見西方三聖了，西方三聖告訴她，妳現在行夠了，信願不足。一下子點明白了，信願一具足，立馬往生，特別瀟灑。你看這次我為什麼把她丈夫帶來，我本來出門一般我不帶人，不給協會添麻煩。後來因為她丈夫原來對佛法不太了解，後來一看他愛人往生這麼好，他就想佛法是怎麼回事，我想了解了解，劉姨，這次上香港，我跟去看看學學行不行？那我得帶他來，這麼一個機會，是不是？說不一定小羅這一往生，他到香港走這一趟，他就進佛門了，我不能讓他失掉這個機會。所以這麼的，我就把小羅的丈夫這次就帶過來了。

所以放下親情這個問題，每個人都要經歷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親人，你再怎麼放，你就這樣想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親人，你和眾生是一體，你這樣你放得就快一些了。不要有分別，說這個是我爸爸，那個是我媽媽，不要這樣。我為什麼說我不給我孫女念佛迴向讓她考個好成績？實際我現在這麼做、這麼說，也是在給大家表法，你們想是不是這個道理？我不給我孫女念佛，我要是念佛就是給所有的孩子們迴向，因為他們現在學得很苦、很累。今天翠明老師不是說嗎？護法們、菩薩們，人提出意見了，那我沒給我孫女念佛迴向，現在有多少龍天護法、有多少同修在給我孫女念佛迴向，你說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大還是大家的力量大？如果你一個人，心量很小，你老琢磨你這個小圈圈，我、我的家人、我的親朋好友，你老這麼琢磨，你就是那點小能耐，你解決不了大問題。你把心量一放大，你的事誰給你管？不用你管，阿彌陀佛給你管，韋馱菩薩給你管，龍天護法給你管，那個力量無量無邊。我們為什麼不放大心量？這我就是給你們做樣子，舉這個例子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可以跟大家保證，我沒有念一句佛說就給我孫女迴向。我跟我兒子回答就是，我說如果我念佛迴向，我一定給所有的孩子們念，給大家都迴

向，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孫女。這是第一個放下。

第二個放下什麼？放下執著，這個也是一個關。最大的執著，執著什麼？執著這個身，覺得這個身就是我。老法師那天開示的時候也講這個問題，就這個在現在我們在座的，有多少人過了這個關？說這個身不是我，沒有多少能過去的。這個身確實是不是我，它是我所有，就像我們的衣服似的，那個真我才是我，那個真我是誰？是自性，那是你本來全都具有的。你要是執著這身，你成天為你這個身忙活，我穿什麼漂亮、瀟灑。為什麼有的人就很注意逛超市？那是不是叫超市，就賣東西那地？

一說超市，我再給你們說個小插曲。過春節前，我就想上哪買幾個小盤盤，好裝水果，萬一要來個客人啥的，好水果有地方放，大家好吃，我就這麼想的。我就出去了，出去外面有個賣饅頭的，我就問人家，我說同志，你知道哪塊賣水果盤？他說超市賣。我說哪旮旯有超市？他說往那面走，往哪面拐，有個超市，叫什麼什麼名，人家很細心，都告訴我了。我就去了。進了超市，就想哪有這盤？一問，說二樓，我就上二樓了。上二樓，還好，它離樓梯不太遠，我就看著這盤了，直奔這盤，就買了幾個盤。我拿著這盤，那得交款，我就拿錢就交給這營業員。營業員說老太太，不在這交款。我說那上哪交款？她說上那什麼機器那去交去。我就拿著端著，我說這盤放這還是拿著？她說妳拿著，人家才知道妳這個多少錢，就收費了。我就端著盤，攔這二樓轉了一圈，沒找著那個交款那個機器，我又轉回來了。我說，孩子，我還交給妳，我沒找著那機器。那個女孩就笑了，就給我指著，老太太，從這走，往那面拐，就那個就是。這我又按著人家這指揮，我又去了，把這個款交上了。

我現在不會逛超市，這個超市是一個小超市，就一樓、二樓。假如說很大的超市，我不知道攔哪進，我也不知道攔哪出。我到現

在一共逛超市不超過三次，有兩次是跟我姑娘和我孫女一起的。這一次這小超市是我自己去的，我就知道我擱哪上來的，我再擱哪下去，我才能找著家。所以你說我現在真是，腦袋裡你說不裝阿彌陀佛裝啥？我不研究那超市哪個賣啥，哪個便宜了。他們有說打什麼特價，比如說今天，豆油打特價，呼呼都上這兒搶豆油去，明天說大米特價，這個我腦子裡沒概念。所以我也不上超市，那個東西對我也沒有誘惑，我去了我還東南西北都分不清，擱這轉了今天是第四天，照樣不知東南西北。所以你看我出去也得領著我，進來也得給我送進來，要不我自己就轉錯了。

放下這個身，就這個身的問題我再講，什麼是營養？有的人勸我，說劉老師不行，妳吃東西太簡單，妳得增加營養。我說我覺得我現在啥營養沒有？你們說現在你們假如覺得冷，或者熱，就像剛才中間休息的時候，鍾媽媽問我冷不冷？我說不冷，我熱。就我現在我總覺得我後背就背這麼大一個小暖氣，就像背一個暖氣似的，我一點不冷。我就坐在下面聽幾節課，我也不覺得涼，自己帶著小暖氣背著，是不是？它能散熱。所以這個身體你怎麼樣能夠你把它養好？我說你就用你那顆清淨心養是最好的了。那清淨心是最有營養的東西，你還用喝這個、吃那個，好像我也沒這習慣，我也想不起來。我家那個水果都要爛了，我得洗好了，動員我老伴，老伴，商量商量，吃它吧，要不要爛了。我倆是當著任務吃的。你平時要想我就拿這個水果隨時隨地吃，我想不起來。你們要說有營養，吃什麼東西，我可是真的，我啥營養我都沒吃過，凡是同修們給我的帶營養品的東西，一概結緣。有兩罐，這麼大的罐，一個同修給我弄了一罐黑芝麻粉，還一罐黃瓜籽粉，告訴我劉姨，這個拌粥吃，補鈣，有營養。到現在還擱我那桌上放著，這個已經都一年來的吧？我想不起來這些東西。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清淨心是最好的營養，



你別一天煩惱多多。這是一個執著，執著這個身是我，放下這個身。

第二個放下分別。我發現我周圍的同修為什麼活得很苦、很累，修行得也很苦、很累，就是分別心太重。表現最突出的就是我喜歡這個，我討厭那個。你想想你自己，對對號，你有沒有這種情況？喜歡的我希望多來往，我可願看到了，他說話我也願意聽；我討厭的，他說啥我也不願意聽，我看他就鬧得慌。我有一個同事，比較年輕一點的同事，有一次去我那跟我說，他說劉老師，這幾年我一直特別煩惱，他在政府機關工作。我說為什麼煩惱？他說我最討厭誰誰誰，一分工作，他就分到我們處室去了，而且還就和我辦公桌對著。你不是討厭他嗎？就給你分到跟前去，一坐就好幾年，他說我天天我心堵得慌。你看面對面，一瞅他，你不煩他嗎？討厭他嗎？天天讓你瞅，那你就煩。我已經二、三年，三、四年，沒看見我這個同事了，我一看，我說你怎麼這麼瘦，這臉色怎麼這麼不好？他告訴我，天天心堵得慌，我一看他我就心堵得慌，吃不下東西，吃了就擱這噎著。你看折磨誰？可能人家對方還啥不知道，你把你自已折磨得病歪歪的，小臉黢黑，灰滔滔的了，是不是？你討厭人家，那你最後，你討厭別人，你治的是誰？治的是你自己。你說是聰明還是愚痴？就咱就別說智慧了，就用聰明來說，連聰明都沒有，把自己治垮台了。

那你說你要是成天看著笑呵呵的，你說你心敞亮亮的，你吃啥啥香，對不對？不是說，吃嘛嘛香？你這吃山珍海味，你瞅他，你堵著，吃這兒不下去了。問我，劉老師，妳說我咋辦？我說轉變自己的心態。他是來給你消業，他是你的善知識，你過去你曾經這樣對待人家了，人現在就找上你了。所以人家就這樣對待你，你不煩我嗎？那我就坐你跟前，就擱你眼前晃，一個機關、一個辦公室，

又對坐好幾年，真夠嗆。我說沒把他折磨死都不錯了。所以這個分別心一定要把它改過來，不討厭任何人，也不喜歡任何人，這才行，這叫中。別偏著這面，我喜歡誰，我捨不得；我討厭誰，我就躲你遠遠的，有的時候偏偏讓你躲不掉，一定要在你跟前。這是第一個分別。

第二個分別是對什麼的分別？對物的分別。這個物的分別，我就舉舉我們機關。我們機關三件大事，我們在座有機關同志你就理解了，三件大事，提職，接著是提薪，第三個分房子。分房子是按級別分面積，像我正處，那我就是八十平的面積，你要是副處，就七十平的面積。反正往高升就增面積，往低那就減面積，機關就是這麼個特色，大約是不是全國各地都這樣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們那是這樣。一到這個時候我就發現，這個時候人是最有精神頭的，眼珠子都瞪圓了，只要提職、提薪、分房子那可是一件大事。提職、提薪我就不說了，我就說說這分房子，這分房子有這房子的位置，哪個街，幾類區，這房子樓層、面積、質量，這不都得是挑選的因素嗎？所以有些人就在這方面就非常動腦筋。我在這方面恰恰傻，分我啥我就要啥，最後反正，我不是說我分了兩處房子，小房子、舊房子，都是別人不要的，最後就落到我這。

人家分房，都在家盯著分房這事，我出差辦事去了。等我出差回來，房子分完了，剩下那個劉素雲的，那我也分著了，是不是？它也叫房子，那不挺好的嗎？現在還住著。我兒子現在住那房子就是當年我一九八八年分的房子，已經那房子可能房齡已經快四十年了，差不多。就這麼一個古老的房子，水、電、氣什麼都不靈敏，那也沒餓著、凍著咱們，照住不誤。就這樣，關鍵我舉個什麼例子？比如說這個房子，因為我們，你要是補差你肯定是補那個舊房子，我恰恰都是補差，就補的舊房子。補這個舊房子，你比如說，我

前面的那個住戶他要新房子了，他這個舊房子倒出來，然後給我補差，我倆這不有個交接？我那個交接的時候，我們一個副處長就跟我說，因為我接的就是他住那個房子，他說劉大姐，跟妳商量商量。我說什麼事商量？他說我家那個房子，我剛裝修了兩年，花了不少錢。那我就明白了，我說你給我說個數，我需要給你多少錢我就給你多少錢。就說那怎麼辦，拉個單子？我就笑了，我說有必要嗎？你就告訴我多少錢，我就給你就完了。後來他說不好意思，拿紙上我辦公室，我倆坐那，他說排煙罩多少錢，煤氣罐多少錢，熱水器多少錢，什麼糊的壁紙，有一個屋，多少錢。因為他那沒有地板，就是水泥地，反正一樣一樣一樣拉，最後拉出來一個五千四百塊錢。

他走了以後，我就跟我們那個小傢伙說，我屋裡那個小吳玉說，我說吳玉，明天來上班，給劉姨帶六千塊錢。吳玉說幹啥呀，老太太？我說那給誰誰誰。他說，為什麼要給？我說他剛裝修完兩年，那得給人一定補貼。我說他說了一個五千四，我說幹嘛呀，乾脆湊個整得了，六千。我說明天你給我拿六千塊來，當時我沒有錢。所以我這個小同事，我說你回家跟你愛人說，你就說劉姨要六千塊錢。這樣第二天上班，他給我拿來六千塊錢，我就如數的給了我們那位副處長，我倆啥矛盾沒有。後來我聽說我們委，就是其他同志交接的，沒有一份像我們這麼消停。他也沒意見，我也沒意見，你說這算個啥事？你比如說，原來住那個希望接班的多給點錢，接班這個說，要不的你那個牆紙糊著你扒去，我不要。怎麼能弄到那種程度？我的想法倒是，你看他都給我糊好了，我搬進去我就住了，我啥事不費了，我還挺感謝他的。後來他們說，妳真是和一般人不一樣。我覺得我這個處理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正確的，再有這樣的事我還不跟人爭。我當時我手裡沒那麼多錢，有那麼多錢，我多

給他漲點，給人點工錢。

就是對物的分別，就在這個問題上，遇到一些具體事確實是很難。你比如說分房子，我分那個房子是六層樓，六層樓就是最高層，我們另一個同志分在我同一個門洞，四層樓。這個我沒感覺。後來我們同事有的跟我說，妳是不是找領導說說？我說說什麼？他說論年齡、論職務，妳都比誰誰誰優越，為什麼他分四樓，妳分六樓？我說六樓挺好，清靜、消停，我說在我頂上再沒有了，挺好的，就這樣。人告訴我，說六樓頂層容易漏水。我說漏水就再澆澆它，再整點瀝青，什麼灑吧灑吧，糊上就完了。我說那我住，它要漏水，換成別人住，不也漏水嗎？那莫不如我住。所以一直到，就現在我兒子住那樓，就是我當年分的這個漏水的那個房子。你說從一九八四年住到現在，多少年了，這不也還住著？它還是房子，遮風避雨就行了。這是第三個，放下分別。

第四個，放下妄想。我想說得更明白一點，就是放下念頭。因為這念頭太重要了，所以我說這個念頭真的往下放。第一個念頭是什麼？貪念。貪，貪瞋痴，為什麼貪擺在第一位？你現在你的周圍，包括你自己在內，有沒有貪心？有幾個站出來說，我一點貪心沒有。我看沒有幾個人敢說這話，多多少少都有貪，只不過是多少而已。這個貪念確實是很害人的，為什麼現在有個什麼現象？就很多官員要臨退休之前容易犯錯誤。為什麼？僥倖心理。就想我快到點了，我要退下去了，退下去以後，權利是沒有權了，想撈也撈不著了，趁退休之前得撈就撈點。就是這一個念頭，有時候就直接把他送進監獄了。所以這個貪念多麼叫人可怕。

我曾經辦過這樣的傻事，過去我曾經說過，可能有的同修知道，有的同修不知道。我們一個老處長臨退休一年半之前，他就犯了一個錯誤，拿了人家某企業的錢，說給人家辦事。結果事沒給人辦

，人家企業就把那個狀子就告到我那去了。我一想，這個老處長已經還有一年半就退休了，如果這個時候這個案子要犯了，肯定是進去了。他要是進去，老婆孩子都不得安寧。可能我不知道是，我算慈悲心，還是心地比較軟、比較善良，我就把這個事給壓下來，我想我自己來處理這個問題，怎麼樣給他提示提示他，讓他把這個錢退給人家。後來正好一次開會，就是匯報這黨風廉政，也就這桌子，我這面對面就是那位老處長，一個人匯報半個小時，他匯報了一個小時還沒說到正題上。後來我就沒辦法，我就打斷他了，我說，匯報各處室的黨風廉政建設情況，最重要的是處長怎麼樣廉政的，你處長廉政了，你下面的科長就不太敢不廉政，我說你是不是說說你是怎麼廉政的。實際我就想藉機會啟發他。這個處長那我再說說，又說說自己怎麼廉政的，說了半小時。這個要害問題根本他就沒說，他以為誰都不知道。這他一個人佔了一個半小時，說完了以後，這個時候我生氣了，我就說，我就指著他說，我說你把我話聽明白，下次省檢察院來咱們委抓正處長一級的幹部，你排第一號。我說完我眼皮就耷拉下來，我旁邊坐著我的主管主任，這個三十多人，這又集中眼光都看我，不知道我說話啥意思。說完了以後，鴉雀無聲了。這時候也到中午了，那散會。

散會了，我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他拽我，素雲，素雲，咱倆單嘮嘮，單嘮嘮。我說不用嘮。他說，妳剛才說那話什麼意思？我說這個意思你明白，我明白，我說我是勸你放明白點，別臨老臨老臨退休之前把自己弄進去，讓老婆孩子不得安寧，我說明白了沒有？我說你聽明白了沒？我一扭身我就走了。走了以後，剛回到辦公室，我主管主任，原來跟我這面坐著，叫我，素雲，上我辦公室來。我就去了，我說主任，什麼事？主任說，妳剛才會上說的什麼意思？我說沒意思。那是我的領導，我說沒意思。他說沒意思妳不會瞎說

，妳一定掌握什麼情況。我這麼回答的，我說我不掌握什麼情況，我掌握什麼情況我也不告訴你。你看我是不是沒有大小了，人家是領導，主管我的，我就這麼說的。我們這主任就說，素雲，這不行，他那個處是我主管，妳這個處也是我主管，你說他要犯毛病，那我不也進去了嗎？我說你該進照進，那就看你廉不廉政，是不是？那他不廉政是他的事，那你是主管主任，你要認為你能進去，那我不知道你怎麼解釋，我說那你該進你進。我到底也沒告訴他什麼事，這個事不就過去，我以為就完了。我就想做為我做這個工作，我不能包庇誰，但是妳一定要的出發點是愛護幹部，妳給他解決問題，不是把他置於死地，我那個時候就是這種心態。

過了一個禮拜，七天，主任又召見我，素雲，再過來一趟。我又去了，我說主任，又有何指示？這時候我們主任就拿著一張紙，就擱這這麼端著，這麼看，進屋就說，素雲，妳說這個事怎麼辦？我說啥事？我們主任就說，某某某處長寫了一個提前退休的申請，妳說我批不批？我說那是你們黨組的事，和我有什麼關係？我們主任說，我就想聽聽妳的意見，妳要說批，我就批他提前退休；妳要說不批，我就不批他退休。這主任這就把我逼上了，我說主任，說真話說假話？主任說，那當然說真話，妳也不會說假話，我所以我才想聽妳的意見。我說你要聽真話，我告訴你，你要是愛護你這個幹部，不想讓他退休之前進監獄，你批他提前退休；你要想治他，你要把他送到監獄去，你不批他退休。我們主任當時就說，我可批他退休，立刻就在那上簽字了，同意提前退休。所以我們那個老處長就提前一年半退休了，就這個事就這麼了了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那肯定麻煩了，你說大家想想，我們六十歲退休。六十來歲的人了，最後讓人家弄那裡，據說，反正我們主任一把手，給我們處長開會的時候這麼說的，你們誰要犯了毛病，到了某某什麼地方，別

等著我去救你們，我救不了，自作自受。這是我們一把手主任對我們正處長的告誡。

所以我就想，是不是進到那個地方就不是人了？所以我就想，這個老處長，雖然我聲色俱厲的給他呵斥了，但是我覺得我這是愛護他。最後挺好。在那之後，一、二年以後，我們有個同志的兒子結婚，正好我們都去了。我很少參加這樣的事，我們機關一般不太時興這麼的，我們一共就去了七個人，一個桌沒坐滿。我們這老處長就坐到我旁邊，一個勁拽我胳膊，素雲，謝謝妳！素雲，謝謝妳！我心話說，你怎麼還謝謝我，我說妳謝我啥？妳明白、我明白，我謝謝妳。你說這個事，如果我不這樣處理，我向主任一報告，主任大筆一揮，一批，查！我肯定我就得查，而且我查還認真，我查的案子沒有不破的，查一個破一個，那你說我不把他送進去了嗎？所以這事我就這麼辦的。我現在回過頭來我都沒有什麼後悔，我覺得那個事我處理還比較妥當的。

對我這個人，我的同事們可以說對我有這麼幾種評價。第一種人比較服氣，說素雲就是我們認識的是最乾淨的，說我乾淨。這一點我可以說這麼多年我不貪不沾，所以我心裡特踏實。那個染污沒染污著我，那個染缸、那個染料，我一沾它，它就禿嚕下去了，所以我沒接受污染。所以到現在我也覺得很自在、很瀟灑。這是第一種人對我很讚歎。第二種人是說什麼？是嘲諷，管我叫地道的傻帽，說我是地道的傻帽。在省政府工作二十多年，啥也沒撈著，自己孩子都沒安排明白。這都是事實。這是第二種人，人都覺得我太可笑。

第三種人就覺得我瞧不起妳，哪有妳這樣的，怎麼怎麼的，穿得也土氣，怎麼怎麼的。我沒說人家，我上省政府以後，人家給我起個外號，出土文物。我調省政府之後，第一個別名就是出土文物

。因為我那時候穿太土氣了，穿我老伴一個舊滌卡，灰滌卡上衣，領子是破的。我還不會做針線活，自己縫上了，所謂的繚上了，大針尖那麼大，從哪面都能看著，糊糊塔塔穿那個破衣服。燙著絨的布鞋，帶五眼的，繫著的，穿著一條很舊很舊的褲子。樓上樓下的，因為工作妳得接觸人。後來別的處室的人就問我們處長，說你們基層處攔哪挖出個出土文物？我們處長就問我，妳是哪挖出的出土文物？我說我不知道你們從哪挖的，文物就文物。就這樣！所以我這麼多年，就是不管別人對我怎麼說、怎麼評價，我都不放在心上，你說我好也好，那時候還不知道阿彌陀佛，你說我好就好，你說我不好就不好，我就是這樣。我就是有老主意那種類型的，我該咋做人咋做人、我該咋做事咋做事，我不聽別人怎麼說。所以我就活得比較輕鬆自在。

第二個得貪什麼？第一是貪念，這個是貪色。昨天李承臻老師給大家講的那一堂課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受，我在這裡我特別感恩李承臻老師昨天的這堂課，為什麼？因為他現身說法。你想想，我是這樣評價的，承臻老師昨天這一堂課是他給眾生在做大布施。這個認識可能是有不同意見，沒關係，咱們慢慢品。你想一個人自己揭自己的瘡疤、揭自己的短處，用這個來教育眾生，非常非常了不起，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李老師。你知道李老師這一堂課能度多少眾生？他那個內容和我講的是兩個內容，但是他度那一面的眾生，我度這一面的眾生，各有各的使命。所以我們真是要真心的感謝李老師，一般的人做不到。比如說我們在座的，每個人都有短處，有幾個敢站在台上把自己最醜陋的地方給它暴露出來讓大家看，用這個來教育大家，太不簡單了！

李老師他主要解決的是這個色的問題，他昨天已經說得很清楚了，我們現在聽了李老師這堂課，我們有這種念頭的人是不是應該



吸取教訓了？我說這個色這個問題真是害己害人，色是一把刀，會把命來削，這個削是哪個削？就削皮那個削，帶立刀的，你這個色就是一把刀，來削你的命。色是一把刀，會把命來削，害己又害人，罪過真不少，再不肯回頭，小命玩完了。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李老師這個問題解決了，我真恭喜你，要不你小命早沒了！就因為你回頭了，佛力一加持，你不單你不短命了，你能長命，說你得給大家表法，菩薩！這是一個貪，貪色。

第三個，針對我們大家說，貪法。喜歡佛像、喜歡佛經、喜歡佛珠，喜歡各種各樣的法寶，堆積像小山一樣在家，這叫貪法、吝法，毛病！趕快布施、結緣、流通，這法寶要流通，流通才起作用，度眾生，你都攔你家展覽著，最後你這個罪過你自己要擔的。所以咱們要吸取這個教訓，把法寶，你最喜歡的東西，要給別人結緣。這個我做得不好，你們知道我喜歡什麼嗎？我喜歡佛珠。我記得定弘法師給我一串佛珠，師父給我兩串佛珠，我是沒捨得結緣，我現在還在我自己那。後來有那個很好的佛珠，大雲，因為她知道我收藏，我那東西是，誰來，你相中啥拿啥。後來，我記得上次來，可能師父給我那佛珠，大雲給我沒收了，得了，這個別攔妳那了，我給妳保管著，誰要來一說相中，妳又給出去了。但是說實在的，我從內心，我真是比較喜歡這佛珠。所以這個我認識到了，我也要改，我那有師父給的，定弘法師給的。如果你們誰去看我這佛珠，你喜歡，我給你，我結緣，我不吝法。

第二個妄念，我們的妄念太多了，說都說不完。還有什麼妄念？就是有人急於見佛，說快點，阿彌陀佛來接我。他不是說修成了，他想去阿彌陀佛那長點知識、長點智慧，回來救眾生。他就想我早點去，西方極樂世界那麼好。就這種念頭都是錯的，這叫妄念。就是說，我要快點見佛，這是妄念。第二個，想快點往生。那有人

迷糊了，說那我一心求往生不對嗎？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？你為什麼要求往生？有的人說災難要來了，我先跑，我找個安全地方去。錯了，你這個也是妄念，這個實際不是佛的境界，這是魔的境界。

再有，有的同修，這個一定要注意，犯這個毛病的人不少，老說劉老師，我業障太深重了，阿彌陀佛不來接我，我能上極樂世界嗎？我就給他下結論了，我說你去不了，因為啥？你都說阿彌陀佛不來接你，阿彌陀佛自然就不來接你；你說你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你自然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是你自己把門關上了。老法師講法時說，為什麼有的人業障消不掉、消得慢？就是他天天想業障，天天跪在佛前去禱告去，佛，我錯了，我有什麼業障，今天禱告完了，明天我照犯，晚上又跪在佛前，佛，我錯了。你就這樣的業障，你沒個懺悔掉，你那懺悔是假的，愈懺愈多。老法師告訴我們，怎麼樣能消業障？忘掉業障，把阿彌陀佛請進來，用阿彌陀佛代替你那個業障，天天想阿彌陀佛，你那個業障就消了。你天天想業障，你肯定業障只能長不能減。

再一個妄念，老琢磨著，就舉我自己的例子，現在很多人跟我掛鉤，劉老師，我往生的時候妳來送我。包括小刁都說，大姐，我在妳之前往生。我說為啥？我往生，妳好送我，要不妳先往生了，誰送我？你看她就這個念頭，對還是錯？肯定是錯了，是不是？自己想先往生，讓她劉大姐送她。我說妳有這個念頭，我肯定送不了妳。好多這樣的例子，我也不是說不去送、不想送，到時候我就是去不了。你比如說有同修我都答應了我去送，人家這面剛嚥氣，我知道了，通知我了，說劉老師，妳過來，我就開始蹲廁所，就沒完了。我老伴問我，說老伴，今天廁所歸妳承包？妳當所長了？我就去不了。不是說我成心，我不想去，不是，我真答應了，我到底我也沒去上。那你說它也不停，我要有一個小時間隔時間，我打個出

租我跑去了，它一個小時都不夠，半道還沒地方上廁所。所以只好去不了。就這樣，所以不要打這個妄念，我說誰該送你，你能送誰，我是沒有計畫、沒有安排，就是隨緣。這個妄念千萬不要打。

有人妄想一夜暴富，最近好像有個什麼股票，不是股票，叫什麼券，中大獎了一千多萬。從我老伴子那個話語、眼神裡我都能看出來，好羨慕，中這麼多獎，一千多萬，就這樣，我在旁邊，我也聽著了，我也看著。像我老伴有這種心態的人會少嗎？所以有的人一看人家中了千萬大獎，那買得更勤了，是不是？也想一夜暴富，把自己變成富有的人。反正對這個各種各樣的票，什麼股票、什麼債券，這些我一概不懂，你跟我說我都聽不懂。所以我想，咱們就是老老實實過老百姓的日子，挺好的。比如說，有人說，窮好不好？我認為也不能這麼下定義，說富不好，窮就好，不是這樣，就是你該著怎麼的就怎麼的。你富有，你就安於富有，但是要惜福；說我清貧，我就安於清貧，這就是對了，沒有錯。你說你富有的時候你胡來，你清貧的時候你又不甘心，羨慕人家富有的，也胡來，那就糟了。我是屬於清貧這一撥的，我清貧到現在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所以咱們應該怎麼樣？就是用什麼心來學佛？兩個心，一個是真心，一個是妄心。用妄心學佛不能證果，也不能往生淨土，所以咱們為什麼要克服妄念？就是咱們的目標不是要成佛嗎？所以必須把妄心變成真心。這是第四個放下。

又得加快點速度了，第五個，放下面子，就這臉面。很多人，有那麼一句話，說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咱們在座有多少人是這個？要這個臉，要這個面子，撐著。我這個人好像就不太講究這個，什麼都直來直去的，我不講究什麼面子。有很多人就是為這個面子活，所以才那麼苦、那麼累。有為情所累的，有為物所累的，還有為面子所累的，世界之大真是無奇不有。所謂的面子，好一點說就是叫

自尊心，壞一點說就叫虛榮心。你有這個虛榮心攔這鼓搗著，你真是活得很不瀟灑，很疲憊不堪，很可憐。另外愛面子的人修不了忍辱，你像我就不愛面子，人家都把我糟蹋到那種程度，要把我踩到大糞堆裡去了，我這面啥事沒有。所以我覺得我忍辱這一關好像基本過來了。別人說我啥我不在意，我心裡現在連難過都不難過了，他說了，我就想，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嘉勉」，都是我的老師。《金剛經》不是說，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？咱們修行人如果不能過忍辱這一關，也成就不了。所以要面子這個事真是耽誤你修忍辱，愛面子的人他絕對忍不了辱，別人說一句話就臉紅了，是不是？再一說，激怒了。這個我們要注意。

過去我聽老法師說，說要受盡屈辱。我不太理解，我說受屈辱就夠意思了，還受盡屈辱？我說咱們學佛人怎麼那麼倒楣？不都一邊高嗎？我也不比你矮半截，為啥我就非得要受盡屈辱？一開始我聽師父這句話我不太理解，隨著時間的深入，我見師父的次數增多，看著師父的一言一行，我才知道了，我是受了一點屈辱，我根本沒有受盡屈辱，我都這樣。那師父不是我的老師誰是我的老師？所以我現在學，現在我這個忍辱要繼續保持下去。那個時候我受屈辱的時候，我學生跟我說，老師，妳連自己的清白都不要了嗎？我說，你清不清白不在別人說，你原來清它就清，你原來白它就白，別人說你清白不清白那沒關係的。所以我就那樣說，我說由他說去，他說累了，他就不說了，說的次數太多了，別人聽絮煩了，他也就說得沒意思，他也就不說了，我說這樣挺好的。所以說這個事，我現在回過頭來看，這個事我又處理對了。他說了我那麼多壞話、那麼多髒話，沒把我說倒，我站起來了，挺好挺好的，四十年以後自然真相就明瞭了，不用我做任何解釋。

所以說忍辱要放在第一位，一定要學會吃虧，要做到什麼都能

忍、什麼都能讓、什麼虧都要吃。我昨天一再告訴大家，如果一個人活一百歲，這一百年你都是吃虧了，就最後你成佛了，那個是最大的便宜。咱們不是不佔便宜嗎？這個便宜咱們得佔，前面所有的虧都吃，咱們就佔最後那個便宜，成佛。你說咱們老法師給我們是不是做了最好的榜樣？老人家這一生多不容易。我有一次我跟老法師說，我說師父，你說定弘法師現在選擇弘法利生這條路，講經說法，以後的路子是不是很難？師父說很難、很難，比我還要艱難。所以我為什麼這兩天老說定弘法師選這條路太了不起了，不是一帆風順的，真是很難，艱難咱們也得過，為了荷擔如來的家業。

第六，放下瞋恚。瞋恚，咱們說簡單點，你好不好生氣？遇到一點小事就生氣了，遇到大事就生大氣了。有的人說，我肚子老脹，胃裡不舒服，鼓鼓的。什麼原因？因為氣在裡面的，是不是？你老生氣，那你能不難受嗎？凡是愛生氣的人肯定身體狀況不好。所以這個，因為過去我就愛生氣，我脾氣非常暴躁，愛發怒。所以這樣我一九九九年為什麼得那病，我回頭總結，就是那幾年我心情特別不好，那是我人生的低谷，生氣，憋屈得慌，最後把自己憋出一場大病，差點沒死掉。所以千萬不要生氣，一定要改脾氣，不能發脾氣。發脾氣，火燒功德林，這個道理大家都懂，你積呀、積呀積出這麼一點功德，一把火燒沒了，成零了；再積呀、積呀積，又積一點功德，一把火又燒沒了，你到臨終的時候，你這功德林都被你燒光了，還是零，你說你怎麼能往生？所以不要生氣，生氣是氣自己、是折磨自己。

我們對那些個好發脾氣的人要可憐他，要讓著他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而且要尊敬他、禮敬他。為什麼這樣？我跟大家說，你比如說，我出名以後，也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嫉妒、障礙，說什麼的都

有，怎麼對待？我就想，「講經說法利益眾生，嫉妒障礙在所難免，捨掉我自放眼法界，續佛慧命勇往直前」，我就是這麼對待的。這是放下瞋恚裡的放下脾氣。第二放下嫉妒，這個昨天我說了好多了，就不要再詳細的說了。

比如說有兩個人像親兄弟一樣非常要好，一個甲、一個乙，這個甲有一天告訴乙，說我買了一輛車。按道理好兄弟是不是應該替他高興？這個乙開始生氣了，這個生氣前提是嫉妒，咱倆這麼好，你說我沒買著車，你先買車了，這個嫉妒就上來，本來是好哥們，翻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就是咱們人世間這樣的事是不是太多了？我們每天都能看得見、碰得見。所以，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八個字，我們仔細琢磨琢磨，我們能不能做到？爭什麼、鬥什麼？爭的結果、鬥的結果就是不和。為什麼老法師八十六歲沒有見到一個和合僧團？不就是爭、鬥、嫉妒，不就這個嗎？所以有時候我一想，師父老人家八十六歲了還沒見著一個和合僧團，是不是我們佛門的一種悲哀和不幸？我們還能再搞這個嗎？不能，那我們是罪人了。我說現在不是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，應該改成，「於人必爭，於世多求」，啥都想歸自己。這個怎麼能行？這個世界怎麼能太平？

有一個笑話，笑話，你們就當笑話聽。有一個單位提了一位年輕的副處長，小伙子年輕帥氣，有才氣，文字材料寫得既快又好，這在我們機關這都是寶，能寫文字材料的。提起來以後，這可是機關裡的一個人才，這個時候有一件事，有一個處的一個女科長就看上了這位新提的年輕副處長。因為小伙子你看這麼年輕就被提起來了，那不是人才嗎？所以這個女科長就想聯絡聯絡感情，後來就被這個副處長的妻子發現了，就把這狀告到我那去了，那告到我那，我得給解決。因為是我們的同事，我就找她談話，告訴她這樣做不對，這樣妳不是破壞人家家庭嗎？我們這位女科長怎麼回答我？理

直氣壯，把我悶回來了。你說能把我悶回來的人是不是不太多，我這麼倔、這麼強？人家就這麼說的，現在不是講究競爭嗎？他是她的丈夫，我現在就可以和她公平競爭，她有本事她和我爭！說得我目瞪口呆，我的媽呀，現在這丈夫都可以公平競爭了，頭回聽說，就是這樣，這都可以競爭了。這是一個笑話，真實的笑話。真正會學佛的人就是化解冤結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不要跟人結冤仇，就是他跟我對立，我不跟他對立。碰到這個冤家路窄，真是碰到了，要想辦法化解，時間久了這個冤就解掉了，不能對立，不能沒完沒了。馬上就到點了，我就說說小題目。

第七個放下人我是非，一定一定要注意，這個是人人都容易犯的，一定要放下人我是非，做到什麼？不看是非、不找是非、不說是非、不傳是非，這四個。這個一定要解決，我就說說，點點題就完了。特別是要善護口業，我希望在座的，每天回家寫幾個中國的中，為什麼？先把這個口寫出來，然後把這一豎畫上，閉住你的小嘴。不要惡口傷人，我說這個嘴，說壞話，你嘴裡吐出來的是什麼？毒蛇；說好話，嘴裡吐出來的是蓮花。你為什麼不口吐蓮花，你要口吐毒蛇？你自己選擇，小小一張嘴，往往闖大禍，你信不信這個？

再一個就是，閉是非之口，開念佛之口。你把那個是非那個嘴閉上，你把那個念佛的那個口開開，這就對了。沒有智慧的人，用這張嘴是東家長、李家短，婆婆長、媳婦短，專門搞這個。同樣一張嘴，人有的會用這個嘴，人家張嘴就是念阿彌陀佛。那你看，東家長、李家短，你得的什麼？人家念阿彌陀佛，得的什麼？你為什麼不向人家學？最後這四句話供養給大家，看看有沒有道理？「是非人我是道門，障礙一切修行人，若想能把此門過，放下是非和人我」。今天時間也到了，就講到這，謝謝各位。